

缉私大王

何建明著



解放军出版社



王女

作者：[日] 川口松太郎

译者：[中] 林文月

缉私大王

何建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缉私大王

何建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75·印张 125 千字

1986 年 7 月第一版 1986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 10185·135 定价: 1.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报告文学集，是作者何建明经过深入采访而精心写成的。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和事件。其中有改革者薄熙成救活了北京景泰蓝厂的故事；有钟丽斌老母亲支持两个儿子一举成为发明家的曲折经过；有邱国鉴这位号称“缉私大王”的非凡战斗。此外，作者还把视野从“溶洞的发现”移向了“老改犯的思想深处”。全书文字优美，结构新颖，颇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目 录

腾飞吧，苍龙	(1)
成功，从这里获得捷径	(29)
缉私大王	(48)
在那遥远的地方.....	
——来自新疆某劳改农场的报告	(67)
花沁芳菲	(86)
母亲颂	
——记青年发明家刘忠笃的母亲	(95)
洞天历险记	
——一名洞穴探险家的自述	(136)
后记	(177)

腾飞吧，苍龙

有鳍有须，能呼云唤雨的神物。《辞源》上这么写着：据说，它大如山丘，力敌天陷。且有与自然万物一样众多的种类，诸如天龙、地龙、水龙……并在同属类间，还彼此存在着相克之忌。

浩瀚的戈壁沙漠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据说很久以前，这里有大批催耕造福的水龙王居住着。那时，这地方青山密林，碧水荡漾，牛羊遍地，绿荫满坡。后来，凶悍暴戾的沙龙突然闯入戈壁，将水龙王赶入地穴，独霸了这美丽的绿野。从此，沙漠茫茫，溪流枯竭……

一年、两年、百年、千年……奇迹真的出现了！

一九七六年仲秋，在千里戈壁滩上，成千上万的牧民们传颂着两大奇闻：内蒙北部发现十七条纵横千里的古河道；草木不生的乌兰布和沙漠底下是个“地下海”！消息万分激动人心，饱受干旱之苦的牧民欣喜地说：造福的水龙王又回到了戈壁，荒芜的沙漠将出现绿洲。

这不是神话，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不过，那为戈壁引来“水龙王”的并不是人们传颂中的神仙，而是人。他就是我国第一位运用信息论在地球物理探矿中为祖国填补一项空白的地质工程师赵庆龙。

天上的云，地下的金

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一溜烟尽是些没把把的丫头儿。那天，正在往南的讨饭路上，突然迎面刮起一阵龙卷风。母亲只觉腹部巨痛。黄昏，在一所破庙堂里生下了他。父亲兴奋得直喊天：“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多亏那阵龙卷风。瞧，咱有小子啦！有小子啦！”为庆贺巧遇龙卷风而得子之喜，双亲给他在赵姓后面起了个大名——叫“庆龙。”

父母的旨意，除欣喜外，更在指望“小子”将来能飞黄腾达，做个有出息的人。可小龙对私塾里的“之乎者也”甚厌，常带着一帮顽童在课堂上恶作剧。一天，老师正摇头晃脑地讲着“人，非愚昧之动物也。须有志，更有向。老者一生呕心沥血，意在期望诸位同学来日皆成呼风唤雨之龙也……”正说这里，忽听门外一声“龙来啦！”老师抬头一看，见一个形如妖魔之怪兽直立在窗口，吓得直往教桌下躲藏。顷刻间，那“怪兽”摘下首饰，变成了小庆龙。“哈哈……真是个叶公好龙也”。老师气得七窍生烟，教棍举过头顶。“你，你……不可教也！”

无法无天，上了三年私塾就辍学了。母亲为儿子补着破衣，一边叹息着：“盼你成为一条龙，可你……”小龙眨眨眼，一本正经地：“娘，我长大一定做条真龙，能呼动天上的云，能探出地下的金……”“尽说些没边没际的话。”小龙见母亲不信，急了：“没……没有。洋鬼子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洋鬼子？”“嗯”小龙点点头。

原来，小龙的老家——河北保定山区是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宝地。一九四三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在此肆意掠

夺。一天，小龙正在山上拾柴，见几个戴眼镜的洋鬼子，拿着一个三只脚的什么玩艺，在量量划划。没几天，洋鬼子又调来一台大钻机。那钻头“呼呼”地直往下钻，不一会儿，钻头提起，带出几块黑糊糊的疙瘩。洋鬼子“伊伊呀呀”地划亮一根火柴，黑疙瘩顿时火苗直窜。这事过了没几天，一支浩浩荡荡的洋鬼子队伍开进了小山庄，整个山庄顿时变了样。满山遍野，打钻的打钻，挖坑的挖坑，不几日，连小火车也通了，听大人说，日本兵在这里发现了挖不完的“乌金矿”。小龙觉得玄了，一架三条腿的东西，怎么能看清好深好深地底下的宝贝呢！从那起，一向逞能的小龙仿佛一下觉得自己再不是天底下最能的人了。他独自苦恼地躺在山坡上，想着：天上的云，是没影的玩艺儿，地下的“金”才是真宝贝。对，我要做条能够开掘地下好多好多宝贝的真龙。

从此，不管外出砍柴，还是割草，小龙总是在屋后面的山上转来转去。他模仿鬼子的那个洋玩艺，用树枝支了个三脚架，身子伏在地上，期待地底下的宝贝出现。可他每次都失望了，哪有什么宝贝！树枝又被一脚踢到了深渊里。小龙扫兴地倒在地上。“就这样完了？不，洋鬼子能办到的事，为什么我不能办到？对，他们靠的是那个洋玩艺，我……”小龙灵机一动，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他从地上跳起来，直奔最要好的伙伴——四崽子家……

一个风雨之夜后的第二天大早，“乌金”矿的日本宪兵队突然包围了山寨。乡亲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凸着肚子的独眼矿长，挥舞着指挥刀，“伊伊呀呀”地大发雷霆。原来，昨夜矿上的器材仓库遭人抢袭。这还了得，不等于挖了“乌金”矿的眼睛吗？是谁闯的这大祸？洋鬼

子在庄上搜查了半天，没见影子，便把全村二百多人赶到打谷场，架起机枪勒令交出“土八路”，不然“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正在众乡亲们面临一场血洗时，小龙从人群中站出来，若无其事地对独眼矿长说：“东西是我偷的，没大伙的事！”鬼子一看是个十来岁的小孩，气得直嚷“八格牙路的”。几个鬼子连推带拖地把小龙扔进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小龙知道这下完了，敌人要活埋自己，咱这条龙再别想有啥折腾了。听着母亲那撕肺裂肠般的哭喊声，小龙两眼的泪水也止不住直往下淌……正在这生死关头，只听一阵嘹亮的军号声，飘荡在山谷原野上。“啊，八路军来了！”小龙睁开眼睛，见自己正躺在当县中队长的爸爸怀里，不觉心里一酸。忽儿又揉揉眼，拉着爸爸的手：“快，跟我去看那洋玩艺！”

在村后山上的一个“猫耳洞”内，小龙和四崽子抱出了五架日本鬼子用的经纬仪——这洋名是小龙以后才听人说的。然而，就这顽童时代的一桩小事，竟使赵庆龙以后的几十年走上了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路。

“我要用信息论找矿”

一九五〇年，国家地质矿产部来到赵庆龙的家乡招工。当年他才十八岁，被作为第一代新中国的物探地质队员，选送到地质矿产部举办的物探培训班学习。

开学典礼上，蜚声中外的李四光部长对学生们说道：物探，就象神话中的“金钥匙”，只要电极指向哪里，哪里就会从地下冒出宝藏。这形象的比喻，就象一幅五彩缤纷的幻景，无时不在赵庆龙的眼前浮现。他盼望有那么一天，

自己能掌握这把“金钥匙”，为祖国开发出无数宝藏……他拼命地学习，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掌握了老师教的所有物探知识和技术。他躊躇满志，渴望早日接受实战的检阅。

一九五二年，中央决定开发华北某钢铁基地。钢铁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长城边陲，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会战。赵庆龙随着建设的“先行官”——国家物探大队来到基地。矿前线指挥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矿工们象款待贵宾一样迎接物探队员们的到来，在住宿条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让出了仅有的一座破庙。赵庆龙和队友们垫着矿部特拨的毛毯，全身热乎乎的。他们明白，矿领导和工友们是把物探队员当作一双双能透视地穴、探明宝藏的眼睛，对他们寄以厚望啊！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物探为他们指明含铁层了。一个月、两个月……时间无情地流逝了七个月零二十天，基地指挥部虽然先后收到物探大队送来的一份份资料，进行了实地钻探，但铁矿却象有意跟人捉迷藏似的，图纸上看得见，地底下又摸不着。

“废物！一群废物！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花了那么多代价，连个含铁层都找不着，给我撤！撤！！”基地总指挥怒气冲冲。

在机声轰鸣、山崩地裂的沸腾工地上，物探队员象一群败兵，从前线灰溜溜地退下阵来。

赵庆龙难过得一把拉住队长的衣袖：“你说，我们的物探就这么不顶用？”

队长喟然长叹：“咱们的资料，没一份不是经过仪器测录和人工精密计算的。”

“那为什么探测的结果分明是含铁层，实地钻探又偏偏找不着？”

“唉，咱们中国物探技术落后，几千米的地下，千变万化，谁摸得准？”队长卷起一管旱烟，闷闷地抽起来。

几个月前，赵庆龙对物探工作寄予了多么美妙的希望啊！此刻，仿佛一下从霞光万丈的云端跌入漆黑一团的深渊，心里凉透了。身为一名找矿的队员，却无能探明地下宝藏，他感到莫大的羞愧、耻辱，简直无地自容。他伏在残留的古城墙上，痛哭失声。

就这样甘心了？不，科学历来就需要人去探索。难道就没有一门技术能准确无误地把大自然的奥秘揭示，让地下的宝藏袒露于人世吗？有，肯定有……赵庆龙用手抹干眼泪，掏出一把小刀，在墙壁上划下一行醒目的字：不到长城非好汉。

“长城”——科学的境地！

伙伴发现，赵庆龙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回到北京，队友们都回家休假，空荡荡的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从资料室抱来大捆大捆书籍，寻找着有关勘探找矿的新技术。他发现，现代先进技术日新月异。五十年代，苏联宇宙飞船已飞向太空，美国的潜艇也开始周游地中海。然而，世界上竟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准确无误地揭示地球内部的奥秘。“地球是个梦”，连科学巨父爱因斯坦也这样叹息。在迷茫的视野间，赵庆龙没有失望。一天，他从图书馆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书，那是英国著名物探学者麦克米兰的《论信息研究》。著作的卷首对“信息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人类与自然和动物界的媒介中，信息是第一和最亲密的使者。人类一切已知，是信息的功劳，而一切未知，

也必将依赖于信息。惟有信息，才能真正解释大千世界的所有奥秘……赵庆龙念着念着，眼前顿时迸出一道道希望、闪光……

物探大队重新整训的第一天，血气方刚的赵庆龙向大家宣布道：“我要用信息论去找矿！”

“什么？信息论——找矿？！”同事们喧嚷，教师们震惊，对世界现代科技颇为注意的几位专家，则认为赵庆龙不自量力。

“信息论是当代最新的边缘科学，涉及到高深的现代数学，如付氏级数、付氏积分和高换，矩阵和褶积理论，以及同它有关的概率论、工程控制论。小赵，这些你都知道吗？”一位好心的教师问赵庆龙，赵庆龙摇摇头，脸“刷”地通红。

“我说老兄，你上过几年学？”几位喜欢捉弄人的同事问道。

“三年。”

“头条新闻。一个初小生竟想摘取伟大物理学家奥勃鲁切夫都望而生畏的科技桂冠，那诺贝尔奖金不成了一块人人可以啃的土豆了吗？”

“哈哈！”

“……”

“砰——！”一只粗壮的拳头猛力地击在桌子上，玻璃粉碎，茶杯滚落。赵庆龙被激怒了：“有什么可笑的！人家卫星都上了天，而我们拾着别人丢下的破铜烂铁，到处瞎摸，有矿找不到，无宝的地方空费劲。作为一名找矿战士，你们有脸，我可没脸。我这辈子要是不把信息论用上，我赵庆龙不是龙，是熊！”

看着赵庆龙那严肃认真的神态，没有人敢再笑了。那一次，赵庆龙一病半月未起……

信息，力和爱的波……

据说，童年时代的普希金是个“语无伦次、感情近乎于木头的肉疙瘩。”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课，普希金则把头钻到桌子底下。老师走过去问他干什么。普希金回答：“在作诗。”老师接过一看，什么“牛奶、咖啡和铁勺……”“写诗？你这样的朽木之脑也能写诗，那世界不倒退为远古的冰寒时代了！”没想到，老师一句刻薄的话，竟成了普希金以后成为世界诗圣的助催剂。古今中外，有多少著名人士的成名是靠反作用的力量。于是，培根总结了这样一个哲理：奇迹，常在被人耻笑的厄运中诞生。

赵庆龙走的就是这条路。

不过，当时他夸口实在也是太大了。以至今天当我采访时，他本人回忆起此事时，也还觉得自己当初确实“不知天高地厚。”

信息这个名词，人们并不都很熟悉。其实，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人们谁都非常熟知。从宇宙诞生的那天起，天崩地裂的地壳运动，排江倒海的冰川冻土，还有鸟类的啼鸣，走兽的咆哮，原野间的虫声，夜空间的闪电，人与人之间的言语……无不是信息属相。作为人类活动的特殊现象，它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了。从古猿产生智能开始，人们相互间以最初的眼神向另一方表述自己欲行所为的低级本能，到今天遙控指挥宇宙飞船的尖端科学手段，人类对它的运用，已渗透到军事、政治、文化、工程等等广阔浩

瀚的领域之中。然而，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实际之中，还不过是刚刚开始。

一九四八年美国学者甲农才正式创立了这门边缘科学。此后，信息论这个专用名词才逐渐为世人知晓。也许是因为它的理论深奥莫测，人们始终对它有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感。有多少专家、学者，曾壮志凌云地欲达“信息之宝殿”，结果常以临阵生畏而退下。

当初，同行的讥讽也不能算过分的刻薄。谁不知赵庆龙的文化底子仅仅能应付“文盲班”的考试罢了。既然“海口”已经张开，就得干下去，男子汉嘛，谁愿受人奚落！赵庆龙为了攀登其信息论的“万里长城”，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宏伟规划。第一步是攻书；第二步是实践；第三步是研究。这三步计划各用十年，共计三十年。他躺在床上一个人盘算着：争取在五十岁之前，摘下这颗现代科学的明珠。

三十年，这在人的一生中几乎等于全部的有生时光，然而，在科学历史的长河中，它仅仅如流星一闪。赵庆龙知道凡事总得先紧后弛。要不就一事无成。于是，他不得不把别人三年学的课程，一年内全部学完。一九五三年，他学完了初中课程，第二年又把全部数理化高中课程学完。

“神了”！年底，赵庆龙探亲回家碰上父亲战友的一位当记者的儿子。对方见他在啃微积分，惊讶不已：“两年前，你连 π 是多少都搞不清，嘿，如今竟然计算起无穷大了。”那记者半开玩笑地作弄赵庆龙，站在他对面审视道：“来，让我对你作番肖像观察，看看你是否与卢瑟福有着同一副神童的脸庞。”

赵庆龙笑了起来：“什么神童，称我饭桶倒挺合适。我

只知道把知识往肚子里装，撑得鼓鼓的，脸有什么好看的……”

“不！”伙计突然张着一双惊奇的眼睛：“你的脸上有着异常的症状，不信你自己看……”

“天，这难道是我？”赵庆龙对着镜子，吓了一大跳。一块块大如指板、小如芝麻浅紫略带猩红的灰斑，布满了两颊，将一张英俊、雅气的脸变成了奇色异样的“怪面”。赵庆龙痛苦地抚摸着充血的脸膛，一副敏感而多情的眼眶里顿时溢出两颗黄豆似的泪珠。那泪珠里正晃动着北国的一个个火日寒夜……

那是两年前的事，为了开发东北金矿，赵庆龙所在地质队奉命到黑龙江漠河一带普查。素有“北极”之称的漠河，位于中苏边境的原始森林之腹。这里，每年三分之二的岁月是在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度过的。勘探队为了减少野外工作的累赘，规定每人只许带一个背包和几件野外作业必备品。赵庆龙想，我正在攻书，书箱不能随身带那还学个啥？他请求队长通融让他带书箱。队长毫不留情地对他说，要不轻装，进了森林你就别想出来！赵庆龙摸摸头，说：“那……我背包不带，光带书箱。”“你疯了，零下几十度的天气，几百里不见人烟的野林里，你……”队长真想狠狠地训斥他一顿，可看看这个“读书不要命”的小伙子，心又软了。后来竟破例地批准赵庆龙多带一只书箱。

大伙看着赵庆龙每天背了个大书箱跑野外怪累的，就轮流帮他背，但要求赵庆龙包晚上的值班。赵庆龙欣然允诺。值班时间，正好可以看书。他实实在在是个书迷。白天工间小憩，别人拣起雪团逗乐，他却哈哈手，从怀里掏出书本来；晚上，大伙儿呼呼入睡了，他一边值班，一边

打开书籍，在烛光下开始了阅读、运算……出发时带的一书包蜡烛用完了，十几节手电池的能耗尽了，学习不能停止，他从漆黑的床头走到帐篷的小窗口，轻轻掀开帷布。外面好一场大雪！那漫山遍野的大小松柏、桦树，穿着一身身素洁的银装，大地犹如白昼。赵庆龙两眼猛地一亮：啊！雪光，这北国特有的“长明灯”，呵，正好伴我读书。他兴奋地挟起书，将大衣往身上一裹，悄悄地掀开篷帘……

清晨，队长起床见小赵的床铺空着，急忙招呼几名队员起来找人。这时，篷帘开了，滚进一个“大雪球”。

“啊——是小赵！”原来他已经冻得失去知觉。同志们赶忙把他抬到床上。

赵庆龙醒过来了，他睁开眼，见队长正在流泪，一面正给他揉脚，不在意地说：“队长，刚才我是困了。你瞧，昨夜我把高二的物理课本学完了……”

队长火了：“下次再这样玩命，我把你的书全烧了！”

物理课本学完了，脸上却留下一块块灰斑……

北国的寒冬难熬，一到夏季，从朽木腐草中钻出毒蚊恶虫，使人更难忍受，叮一口便是个指头大的疙瘩，大热天非得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裹盖好方可入睡。赵庆龙自制了一套“防蚊装”。看书时穿在身上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然后再钻进蚊帐内。防范尽管严密，成群结队的小咬、瞎蠓依然把他的手脚和脸部咬得斑斑点点，又疼又痒。一次赵庆龙正在蒸笼般的帐篷里看书，突然从外面飞进一大群瞎蠓，急雨似地向他袭来。赵庆龙关上帘，抡起家伙就扑打。这时，炊事员正好过来，赵庆龙端着脸盆里的瞎蠓说：“伙计，把它们用油炸一炸，看到底谁吃谁！”真是新发现，油